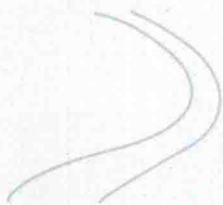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许孔璋 / 著



四不像下山记



四不像下山记

许孔璋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不像下山记 / 许孔璋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
2018. 1

ISBN 978-7-5108-6528-2

I. ①四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1697号

四不像下山记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许孔璋 著 |
| 出版发行 | 九州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 |
| 发行电话 | (010)68992190/3/5/6 |
| 网 址 | www.jiuzhoupress.com |
| 电子信箱 |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市龙港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9毫米×1194毫米 32开 |
| 印 张 | 3.75 |
| 字 数 | 101千字 |
| 版 次 | 2018年1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108-6528-2 |
| 定 价 | 39.80元 |
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自序

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。主人公的生活历程全是真实的，但由于本书以《四不像下山记》为名，她就带有虚构的性质。特别是小说开始时写的地名，基本上因“四不像”而设置。但这无关大局，我相信读者承认她是真实。全书均是回忆录，是个人的经历，扩而言之，是社会生活史，是此一阶段华夏乃至世界的政治、经济，特别是文化变迁史的缩影，可以说一滴水珠见太阳。往事如烟，过目即逝，站在历史的台阶上，回首我在狱中岁月和大饥饿年代，艰难险阻备尝矣。而余以柔弱之身，天假之年，竟臻耄耋，我只是相信一个“韧”字，这“韧”是我的个性，是从有意识的学中得来，也是从无意识中得来。要锻炼，要思考，天下没有没有办法的事，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，此“鬼神”即是主宰自我的感悟，战胜一切疾病灵丹妙药。应该说，一切事业失败与胜利都是视“韧”的有无和强弱而攸分。

《四不像下山记》的主线，质言之：就是“柔能胜刚，弱能胜强。”也就是我对我求学与写作的原因，即由“韧”而取得的感知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大千世界痴人说梦 八卦山麓灵兽入怀 /1
- 第二回 避日寇主讲学舍 培学士广育人才 /6
- 第三回 善外交妙对联语 缘宗族广挥钱财 /13
- 第四回 小石斋主讲授美术 水竹村人延请名师 /16
- 第五回 杀国贼陈公布令 哀沦陷童子写赋 /18
- 第六回 同学交往传绯闻 敌机投弹伤亡重 /22
- 第七回 方寸已乱挚友别离 兰芽初茁惊儿贱相 /26
- 第八回 读情书引入荒唐境 遇高僧传授跌打术 /29
- 第九回 闺房内姑嫂话别 念孙媳太君辞世 /33
- 第十回 流鼻血爱儿患病 显骄情小骆挨训 /36
- 第十一回 庆胜利兄弟升学 出特刊路途驻足 /39
- 第十二回 惊噩耗家门遭毁 押诗韵因赢遭罚 /45
- 第十三回 国事陡变亲朋闲聊 宜城解放锣鼓喧天 /48
- 第十四回 升学愿望已成画饼 攻城战斗势如破竹 /51
- 第十五回 乱世英雄娶美女 大海鱼鳖游洪涛 /54

- 第十六回 洪水泛滥屋上钓鱼 寻求出路弟兄起航 /58
- 第十七回 升学无望愁如山重 救人一命胜造浮屠 /61
- 第十八回 冤案行贿死不瞑目 好事多磨尚须时日 /65
- 第十九回 走马楼书声高诵 廊屋夜靓女忽逢 /68
- 第二十回 看父母遇事惊心 老诗人寂寞辞世 /73
- 第二十一回 青春期夜长失眠 怔忡疾心灵难静 /78
- 第二十二回 谈婚事心愁棺木费 倡节约钱少成大事 /86
- 第二十三回 路灯下借光读书 茶馆内错认骗子 /92
- 后记 /96

第一回

大千世界痴人说梦 八卦山麓灵兽入怀

诗曰：

莽莽恒河宇宙根，此身是我复非真。

一弹指顷逾千劫，奈有从中百万生。

这恒河本是印度的一条河，佛家因它浩瀚无际，用来比作宇宙生成前无起始，后无终结的大千世界，那只是一种借代的说法。作为生命的载体的“我”，只是“我”意识到的“我”的存在，它到底是真实的或是虚幻，谁也不知道它的究竟。

人生和社会的某个历史阶段，可说一弹指一挥间，每个“我”作为感知的过程中，既悲哀地经历着无数的劫难，而又欢呼千百万新生命和新事物的诞生。真个是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非方是，方是方非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”。生生不息，繁衍无穷。凡此种种，都呈现着必然与偶然的形式。

《四不像下山记》的主人公可以说是“我”的“影子”的折射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它是真实的，也是虚幻的，正如《红楼梦》说的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掬辛酸泪”，奋笔驰骋，原是痴人说梦。

话说太极县有个八卦乡，这里有八座高山，环绕着四周，从东南向西北延伸，说也奇怪，那八座大山，分别叫乾山、巽山、震山、坤山、艮山、坎山、雷山、离山和兑山。那些山峰郁郁苍苍，全是原始森林，

整日云雾笼罩，难窥全貌。只有在最晴朗的日子里，望见它的形状，断续整齐，宛如“太极图”上画的一模一样。那乾山就是三连，坤山就是六断，震山如仰盂，艮山如覆碗，如此等等，天生地设，好生奇怪。山上是野兽王国，狮、虎、豹、狼乃至獐、鹿，应有尽有。这里单说一种奇兽，名唤“四不像”，其头似鹿，蹄似牛，尾似驴，颈似骆驼。它没有攻击的能力，遥见虎豹呼啸而来，便藏在草莱和水泽深处，苟全性命。兽群都嘲笑它徒有巨大的身躯，是个弱者，弱者就应该被强者吃掉。农民因它不啃噬庄稼，算得善兽，因为它的肉很肥美，却常常围攻猎杀，有利可图，成为官富人家席上珍品。它的繁衍，靠着老天爷保护，既不绝种，也不兴旺。八座山的麓野，是个盆地。周边八十余里，土地平坦肥沃，气候温煦，盛产菽谷稻麦。平原山坳，村庄散落，家家门前有竹园，净绿猗猗，正如苏东坡说的，“食不可以无肉，居不可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山里人家，要说“食必有肉”，那未免有些奢侈，竹可以“疗俗”却是无形的净化山家的心性。至于屋后多栽种桃、李、石榴、红枣种种果木，全年花开花谢，四季如春。生活的来源，多以耕种为业，饲养鸡鸭成群，算不得富裕，粗茶淡饭，布衣麻鞋，不致匮乏。每年秋收之后，仓满囤粮，照例是酿酒时节。几家合伙，于山冈平地，砌个方圆三尺的灶台，请来酒匠，架起澡盆似的大锅，烹煮约莫二十来斤鼠牙似的香糯，蒸成米饭，那香气袭人，引来孩子团团转围着，酒匠捏个饭团递到每个孩子手中，他们像猴子似地跳跃走了。因为这里偏僻，进出道路，都须翻峰越岭，崎岖险陡，历代绝少兵燹之乱，世世代代，安宁和平，堪称“竹园深处胜境，桃花源里人家”。

乾山东侧有个村庄，名“吴公井”。不知哪代，村人在后岗挖井，掘到十余丈深时，见有三尺来高的碑，刻“吴公”字样，遂将此名传下来。俗称“五谷井”。这里许姓聚族而居，大约在清代末年间，有许桂轩公支下四崇堂，也就是四个房头，“四崇”是指礼、义、廉、耻，以警示子孙。且说这四大房的长房南山公，年轻时在云南、台湾贩卖瓷器，他

有两个儿子，长名辅堂，次名谷堂，也读了些诗书，因考秀才不成，居家管理长工伙计之事。二房谷云，只有一子，名叫毓均，中年夭折，留下一子，名叫永璋。谷云早年到山东想找时任道尹的族人方东高谋个差事，不料去时东高已经去世，川资已尽，和家中音信阻隔，遂贫居在破落的闵子骞祠里，过着划粥分餐的贫困生活。因在街头卖字画，得到府台林子岗赏识，延入东阁，教授其子林东海，宾主交谊深厚，谷云遂将女儿嫁于东海，结为秦晋之好。

其他不表，现单表这四房头。四房谷峰精甲骨之学，得乃兄之荐，曾在徐世昌大总统家教授子女，娶妻张氏是清朝襄阳府知府张天仪的长女。那天仪经历也颇传奇，原本连城湾村一贫寒书生，四十岁时突动一念，想到南京谋个小差事养家糊口。无奈没有盘缠，茅屋前恰好石榴成熟，累枝坠桠，遂摘篮石榴，准备到江湾小轮码头卖掉，以济眉急。到江边时，太平天国军正准备进攻南京，江面民船全被清军封锁，没有开往南京的船，心情惆怅。这时，小轮上下来几个士兵，围着那书生问石榴怎卖。

书生说：“长官们吃好了，我原想到南京，现在去不成，留着无用。”遂将篮子里石榴散给士兵们吃了。

忽然有个身穿马甲，胸前蓝色圆圈绣着“勇”字的大长个儿的士兵说道：“我这只轮船正好要开往南京，你这书生上船来，我们将你藏在舱板下，带你到南京。”

天仪喜出望外，遂上得船来。那舱板底下有个小小空间，蜷着身子卧下。到了船上，那船呼呼开了，一瞬间到了波涛深处，下午管领检查全船，翻起舱板，发现有个书生模样的人，蜷在里面，严肃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好大的胆，躲在兵轮上。”

书生如此这般说了。管领无奈，船既已开动，不能把他推到江中。便想了想，问道：“你是书生，能写字吗？”天仪道：“能写，能写。只是写得不好。”

管领取过笔纸，叫他趴着身子写字。那小楷写得端正好看，便说道：

“我这丙字号船上正缺个文牍，你就在船上办理文书之事吧。”遂命他出来，唤人盛饭给他吃了。天仪从此便在船上过文牍生涯，这艘轮船隶属水师营，统领惊异丙字号轮船文牍写得好，在那讲究文字的时代，统领便擢拨天仪到水师做文牍工作，水师营隶属兵部，兵部司安大人见水师的文牍写得好，文辞并茂，遂擢到兵部，天仪从此进入仕宦之途，接了妻女任上团聚。四十九岁放了襄阳府道尹。古话说：“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。”上任不到半年，却患起消渴之疾，死在任上，囊无长物，唯有书画几轴，珍本书籍数种而已。孀妇舒氏和孤女张媛君贫无路资，由友朋资助，扶棺归里。张天仪孤女受乃父熏陶，识些文字。十八岁时由人许配嫁给吴公井许谷峰为妻，几年间，生下五男一女。成人后，除二子智力稍弱外，其余弟兄四人个个品貌俊秀，才华横溢，声誉乡里，都是桐城派的才士。长子许轩堂抱工业救国之志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在早稻田大学学工，回国后无所用之，仍然肆力国学。次子馆堂，是个弱智人，能劳动，有人开玩笑，在地上划个圆圈，教他站在里面，整天都不敢出来，因在堂弟兄中，排行老五，人唤五爷。三子辑堂，排行老六，人唤六爷。四子继堂，好拳术，膂力过人。季子载堂，好绘画善金石之学，酷好酒，是典型的名士。女儿六姑嫁给张弈奇，是商业中的巨擘，远贩茶叶到欧洲去了。张氏儿女各自名闻家乡，孙辈绕膝，里中人唤她三老太。她平素好读小说，过目不忘。老来戴着眼镜，以读小说为乐，每天晚上，儿孙们便来到她房间里坐在朱漆长柜上，听她讲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种种，至如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罗通扫北》和许多民间故事。老太好用铜水烟袋吸黄烟，谈倦了便吸几口烟，提醒精神。老太的卧房，是孙辈听谈故事的最热闹的处所。

树大分叉，儿大分家，五弟兄成家后虽分灶各自生活，在家必每日向父母昏定晨省，出外则书信往来问安，一团和睦，又合计共同出资建了五间明窗净几的瓦房，办起学堂，称作“春晖学舍”，作为房下办学或读书之用。学堂由老三辑堂主讲。

辑堂在村里人唤六爷，是按堂兄弟排行称呼的。六爷幼时才思敏睿著称，能出口成章，于诸多同学中，卓立不群。一日，积雨初霁，晚霞倒影池中，鱼虾喋喋涟漪，塾师方伯如偕诸学子站立学舍前闲眺，诗趣顿发，说道：“即以眼前景色为题，各作一联，看谁作得最快最好。”正在诸同学踌躇之际，辑堂吟道：“鱼翻玉尺量春水，虾吐银须刺晚霞。”先生拊掌大笑，叹为绝唱。

辑堂美容仪，好戏谑，是位倜傥不羁的才士。夫人胡氏，已有长女月璋和长子来璋。忽又有孕，并得一梦，有只头似鹿、蹄似牛、身似驴、颈似骆驼的怪兽，奔入室内，径入床上，幻化紫云，不见所在。夫人惊醒，遂告诉先生道：“我适才梦见一怪兽奔入我的怀内，不知是什么妖精？”先生笑道：“那是乾山森林的四不像，是一种稀有动物，它在野兽中是个弱者，不过它不会伤人，不必惊骇。”

逾时夫人腹疼，即将临盆。六爷急命家人唤来村中八十岁的老接生婆张氏助产，于午夜子时产一男婴。婴儿身体瘦弱，重量不过三斤，额上布满皱纹，有如小老头儿一般。六爷善排八字，遂援笔写道：“甲戌、丙寅、庚申、丙子”，六爷沉思有顷，说道：“八字倒还算清秀，小有才气，但生性懦弱，终生可怜，老来倒还可以，有碗饭吃，只是孤单、寂寞……”转又叹息道：“这孩子恐怕就是那四不像投胎呢。”

接着说：“那就叫‘小骆’吧。”

第二回

避日寇主讲学舍 培学士广育人才

辑堂早年客居北京，因得国务院代执政许静仁赏识，延入东阁，教授其子女。由许氏推荐，任市政府秘书长之职，结识诸多名士，雅以诗古文和书法蜚誉。抗日战争爆发，北京沦陷，轩堂从歙县司教岗位上匆忙返里，主讲春晖学舍，奈因渡江时遇到狂风恶浪，帆船跌宕在涛丛滚了滚，受了惊骇，归家患上哮喘疾病，病情危殆，后辑堂就遵兄命主持春晖学舍讲席，以振国学。大江南北前来就学的男生，达七八十人，收女弟子十余人。良以校舍狭隘，复筑宿舍五楹，庭院广植白玉兰、梅花、芭蕉、洗澡花种种，于是花木扶疏，环境雅洁，成为桐城学派学习研究胜地。辑堂声如洪钟，教学时讲到激昂慷慨处，常拍案击节，震动梁屋。

讲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，天之苍苍，其正色耶，其至远而无所极耶，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”一气呵成，而又极跌宕起伏之致。

讲贾谊《过秦论》，从“秦孝公据肴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而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”讲起，先生说道：“其实这些句子意思是重复的，是排比句，用以加强气势，文章以‘气’为主，领略了‘气’，那文章便如三峡之水，倒泻而下，具磅礴奔腾之势，先声夺人。”学生屏息静听，不待讲解字词，便领略大意，欣赏内涵之美了。

小骆于诸孙中，记忆力最强，老太谈过的故事，他能一字不漏，并且绘声绘色地说出。他年小体弱，父亲对他学习倒不强迫，任他在学舍玩耍，他却在无意中将老师所讲全部熟记于心，比在读学生更先学会。七岁时入学舍读书，除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外，也爱张恨水、顾明道的言情小说《金粉世家》和《奈何天》，父亲知道了，便严厉地呵责，常常躲在蚊帐里偷偷地看，读到那悲哀之处，呜呜哭泣。一天，他拿起笔来，竟在毛边纸上刷刷地写下“爱海情波”四字，按照章回小说的体例，写了一个爱情故事。说的是一个叫余哲夫的青年，自幼和舅父家长女春梅订了婚，他很爱她，又钟情于其妹冬梅，冬梅接受表哥的爱。哲夫每天给冬梅写情书，冬梅将情书压在枕头下。一日，被春梅发现了这个秘密，遂离家出走，在新阳市银行找了工作。舅父知道了，打了冬梅一顿，冬梅也离家出走，到了崇山庙里，削发为尼。这故事刚刚写完，被父亲发现，将稿子撕得粉碎，用扫帚柄照头猛打。祖母知道后苦苦求情，才算饶了，要小骆保证以后不要再犯。嗣后小骆决心学诗。

居则易逝，岁月如流。先生深感培养人才，还须博通中外，熔合古今，学习英文，懂些数学知识。

这些年诸多城里人避难下乡。吴公井来了李伯芝夫妇，他俩都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，讲一口纯粹北京话。早岁慕先生之名，现在便从北京逃避日寇，不远几千里地来到吴公井这个偏僻的山村。大家相逢大笑，先生说道：“老友重聚，真是喜出望外了。”伯芝道：“你老称我们作‘老友’怎么敢当呢？我俩一直想从先生学国学，只因在北京时，公务繁忙，请教的时间太少，太少，总是引为遗憾。记得在许公馆听先生讲《长恨歌》，纯美的享受，那真是使我陶醉。”

先生道：“是吗，我已经不记得是在哪年了。”转又说道：“既到我这里来，一切由我安排吧。”

唤来大儿子来璋，说道：“这是李叔叔和夫人。”来璋恭身揖了。

伯芝道：“这小弟的诗一定有功底了。”

辑堂道：“功底有一点，只是他不好诗，专心看《通鉴》，有些段落，他能背诵。”

伯芝笑道：“那将来是个史学专家，”

辑堂道：“下一代的前途，谁知道呢？随他去吧。”接着叫来璋提携他俩的衣物和两箱书籍，安排在自家的客舍里。这是两间毗连的老屋，门前有个小院，有假山，有浅池，几竿敲敲修竹，一株老梅。室后通厅堂，将门关起，便俨然是单门独户了。里面的一间作卧室，外面一间作书房。约莫一小时许，来璋端上茶来，旋退出门，先生遂和伯芝闲话。

辑堂道：“我这里是偏僻的山区，邮差差不多要半个月送一次书报，外面国际、国内的新闻，到这里已成历史了，最新的发展，究竟怎样呢？”

伯芝道：“希特勒称霸欧洲，其第一步并吞法英，然后觊觎美国，它的外交，联络苏联、日本，大有并吞世界之意，囊括宇宙之心，如果把现代的形势比作战国时期，那希特勒就如同秦始皇了。日本与德国结成联盟，采取‘远交近攻’战略，北京沦陷之后，大有由东北、华北转向中原向华东、西南之势。而国内由于党派之争，蒋中正‘攘外必先安内’形成严峻的对峙局面，祖国的命运，真是危乎殆哉。最近张学良发动的‘西安事变’，风云骤紧，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”伯芝的话还没说完，辑堂皱着眉头问道：“你近来见过何稼儒老先生么？他老先生的看法如何呢？”伯芝道：“我们离开北京前，见过何稼老一面，听他老人谈过一件趣事。”

辑堂道：“你快说给我听听。”

伯芝道：“蒋先生在西安被囚之日，卫曙东曾登门造访何老，将蒋的八字，请何老算一算，何老说，他如日中天，即要获得自由，绝无危险。卫曙东认为捉虎容易放虎难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哪知果如稼老所算，也不过半月吧，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到南京，一时北京传为佳话。总理衙门的部长以及各省市的封疆大吏，前来求他算八字的络绎不绝。”

辑堂道：“稼老和我结交凡十年，与我的叔父冠臣公同是光绪年间

的举人，是我的前辈，深懂星命之学。说起他研究过程，也很有趣味。稼老因为是科举出身，任了黄河水利局的总管。当时北京有位石瞎子以星相学著名，每天坐着轿子到大小衙门算命。有一天在黄河水利局算命，许多职员请他排八字，他总是说平稳，平稳，他所说的平稳，也就是碌碌无奇的意思。末后石瞎子要给稼老算命，他却委婉谢绝。石瞎子说，何大人算吧，我送你老一支命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稼老碍于情面，就报了八字。石瞎子说：贵庚今年二十八岁，二十九岁要出任工部侍郎。稼老不信，摇摇头说。官场从无越级擢拔前例，况我有何能，能就此任呢？石瞎子道：“我算的错了，往后不在北京算命。”

——伯芝听得有趣，说道：“先生再往后讲。”

辑堂道：“八国联军打进北京，慈禧奔到热河，后来庚子赔款，李鸿章签订停战和约，銮舆回返北京，稼老抽调办皇差，也就是办理回驾的事务，因此结识了成亲王奕淳。由成亲王资助四千两白银，得以面圣，面圣是京城做官的第一道门坎，也就是资历吧。”

伯芝道：“这四千两白银派什么用场呢？”

辑堂说道：“这是面圣最起码的纹银，就是用在向太监们的行贿，唉，中国的事儿，不行贿就什么也办不成。古今沿袭下来，中国是世界上的积弱之国，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。”

伯芝道：“这面圣的仪式是怎么办得的呢？”

辑堂道：“稼老曾经跟我说过，挺有趣的。面圣时，前面有四个太监引领，后面有四个太监跟随。捧着朝牌，躬着腰，眼睛不许朝前看，到了金銮殿，跪在最低的台阶下，俯伏在地，稼老足穿马蹄靴，手着马蹄袖，跪下时，恰好如犬马。三呼万岁之后。便从礼服的衣袋里取出履历，由站在台阶上的太监逐个递上，皇帝光绪批了几个字，‘由李相国安置’。过些时日，稼老跟相国见了面，同时会见的有八位官员，他们都蓄着八字胡须，鱼贯地走进会见庭堂。两边坐定，逐个递上履历，李相国阅后，批了几个字，相国亲自递上一杯开水，表示辞客，官员们大多笑逐

颜开走了。最后由稼老递上履历，李相国厉声说道：“小孩子做什么官，回家好好读书。”便起身背着手走了。原来李相国用人之道，相信老派，不相信青年，说什么‘嘴上无毛，做事不牢。’稼老笑道，石瞎子说的话，完全是假的。不料这年李相国去世，由袁官保继任，稼老再度谒见，官保问了黄河水利工程方面的事儿，稼老如数家珍，娓娓而谈，官保深以黄河、淮河水灾为忧，便立即任其工部侍郎。是年二十九岁。从此稼老相信星命之学，研究起‘八字’来。后来做过几任府台、道台之类的官员。毕生为官清廉，老来还是两袖清风。他有两句诗：‘男儿欲上凌云阁，第一功名不要钱。’”

伯芝道：“稼老有吸鸦片的习惯，目前经济维艰，我们夫妇离开北京前曾去看望他老人家，他也有叶落归根的愿望。”辑堂道：“就住在坤山脚下何家大屋，距我这里也不过十里路吧。”辑堂又问克之的一些情况，伯芝说：“他在办民国大学，那是自费办学，不接受日本人的费用。”

辑堂道：“克之和我同在武汉高等师范学堂史地系求学，当时学堂挑选我去日本留学，恰逢祖父南山公去世，我就将这名额让给了他，回国后与冯玉祥结为至交，陪同冯去苏联考察政治，由冯向民国政府推荐，任北平市市长，时年二十九岁，也算青年得志了。克之和我交契至深，我当他的秘书长，他深知我无做官的才能，顶个名义罢了，日常事务，是由副秘书长王兰先负责，不过有些重要文件还是由我起草。”

话题转又回到当前日本侵华战争的形势上来，伯芝道：“我们这次从北京来投奔你老先生，一路看到难民流离失所的惨状，唉，在这‘塞上秋风嘶战马，神州落日泣哀鸿’的苦难岁月里，得和先生聚首在这风光绮丽的山村，朝夕问学，真是三生有幸了。”

辑堂道：“国事螭蟾，固然由于日本近百年的蚕食发展至现时鲸吞的局面，而国内从清帝逊位后，军阀割据，政出多门，官场腐败无能，‘真是天作孽，犹可违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’不过，难道列强们能把中华从地球上抹去么？我看，这绝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中华还是要复兴，前途总

是光明的。我始终抱乐观主义。我在故乡办这所春晖学舍，目的是要培养些学行并优的人才，我是教育救国论者，国际上的竞争，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。而教育要以国学为基础，国学好比是土壤，其他科学才能绽放出繁花。我们穷读书的人，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？你俩来了，我还要请你帮助帮助哩。”

辑堂先呷了口茶，又说道：“我归故里后，继承先兄轩堂的遗命，主讲这春晖学舍，培养笃好国学的青年。”

辑堂的话还未讲完，伯芝说道：“五四运动时期，有些学者从国外回来，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，这还不算，骂‘孔孟之道’狗彘之不若，骂‘桐城谬种，道学妖孽’形成时代潮流，大有席卷神州之势。依我个人浅见，这纯属暴力语言，而文化自有其演化规律的，一个‘骂’字，一个‘打’字，就能解决问题么？真是不思之甚。先生办的春晖学舍，可谓力挽狂澜、中流砥柱了。”

辑堂道：“我并不是反对白话文，反对新文化，我只觉得吃了文言文，吐出白话文，那白话文更精炼些；吃下古诗，吐出白话诗，那白话诗便更有诗味。”

伯芝道：“先生的观点，学生完全赞同。”伯芝转又问道：“适才先生说要我帮助，我夫妇二人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辑堂道：“我教诗词古文和书法，觉得太单调些，学生走向社会，不能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求，我想，请你来教英文。”转又对李夫人金翠兰女士说道：“你是北大学外国文学的高才生，就教点外国文学吧。”伯芝夫妇都说：“那，我们一定尽力而为，就怕教不好，有负先生雅望。”辑堂道：“这些课程，对来此学习的学子，还是处于启蒙阶段，你俩不须顾虑，就这么定了。”复又说道：“我的堂弟展堂是专攻数学的，叫他教数学吧。”

伯芝道：“先生有此计划，依学生之见，再请几位教化学、物理，办起春晖中学堂吧。”